

靳杰強的書畫藝術

吳繼遠（1968/中文）

《崇基校友》要我採訪靳杰強，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是靳師兄夫婦留港的最後一天，難得靳師兄在百忙中抽空應約，我在中午十二時趕赴怡東軒，見到靳師兄時，第一件事不是訪問他，而是拿出我的書法照片求教：「靳師兄，這是我最近寫的兩件書法，請指正。」難得靠近城隍廟，當然要求支好籤。

靳師兄很仔細地看，然後說：「不錯、不錯！比上一次我見過的又進步了。」跟著又說：「這高字的一劃最好長一些，底下梯形部份則要畧為收窄，這樣結構便會更緊密，字形便會更漂亮。」「帝字這橫鈎轉折處最好稍為停頓」。「這忍字的一撇最好露鋒，以順其勢。」靳杰強就是一個那麼認真小心的人。這大概是與他念物理學的理科訓練有關。這種性格亦可以在他的畫作特別是近期的浪潮和瀑布顯現出來。

靳杰強自小喜愛美術，在廣州念小學六年級至初中二時已與他的哥哥埭強到展覽館看書畫。我問他為甚麼會選物理而不是藝術作為專業。他說他所以選擇物理是受到中學的一位物理老師的影響。有些人說科學偏重理性，而藝術則偏重感性。究竟兩者相輔相成，或是互不相容呢？對於這個問題，靳杰強認為兩者並無矛盾。他說北宋山水畫的構圖嚴謹，悉心經營，表現有其理性的一面；有些對文字學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如商承祚和羅振玉也可以寫很好的書法；西方的達文西是個傑出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個曠絕古今的藝術家，由此可證科學和藝術、理性和感性可以並存不悖，甚至可相輔相成。

除了有靈活的科學頭腦之外，靳杰強也有優良的藝術細胞。他肄業於香港仿林中學。當時的校長陳仿林先生喜好文化藝術，常派學生參加校際美術比賽，靳杰強也是代表之一。大概是受到這樣的鼓勵，靳杰強對美術的興趣愈益濃厚。但溯本尋源，原來他和兄長埭強之所以對美術產生興趣均是受祖父的影響。祖父從事廟宇內坭塑壁畫營造，現在廣東番禺寶墨園旁的三善村觀音廟內還保存了他的三幅壁畫。祖父送過他一套《芥子園書畫譜》，他至今視若珍寶。

跟很多書畫家一樣，靳杰強也曾正式拜師。其山水師承梁伯譽，但為期不長，只有三個月。書法則師承區建公先生，受業時間較長，雖然靳杰強的書法寫得不錯，但在他近期畫作中卻又很少題字。他的解釋是畫面滿，沒有位置加上長題。事實上，北宋的山水畫也很少題字，有時只寫上作者名字，這都是視乎畫面需要而定。古人能畫、能書，懂作詩，甚至懂得刻印。現代畫家能刻印的已是鳳毛麟角，擅

書的也不多，名畫家吳冠中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時移勢易，是理所必然。所以能書擅畫的靳杰強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一個畫家。

靳杰強的山水氣勢磅礴，所畫潮水和瀑布，奔騰澎湃，外觀形象雖然與中國古代山水畫不同，但實質深受其影響。他雖然只跟隨梁伯譽習畫短短三月，但之後堅持自學潛心臨摹宋、元、明代名畫。他說有一次參觀「故宮名畫三百種」原大複製品的展覽之後，眼界大開，心底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所以他的畫作法度謹嚴，崇尚寫實。他厭倦末流文人畫的公式化，怠惰而又不用心經營。然而他並非否定文人畫，他認為文人畫與書法相似，都是一種媒介，都是追求筆墨意趣和表現藝術家的性格。舉例來說，近人張大千擅仿明末石濤，但石濤作風內斂，張大千仿石濤的畫則不難看出霸悍之氣。

談到寫實畫和抽象畫的問題，靳杰強認為到最深處還是要表現個人內心世界的和學養。寫實畫具象，注重形似；抽象畫把表象去掉，將筆觸獨立，變成抽象。兩者看來不同，但對基本功和技巧的要求則並無異致。靳杰強選擇了寫實風格作為繪畫語言，是環境使然。他住在美國馬利蘭州，家近 Potomac River，離尼亞瓜拉大瀑布也並不太遠，隨時可實地觀察和感受。大多數的畫家如陸儼少、張大千、溥心畬等都選用線條表現波浪和瀑布，靳杰強則別辟蹊徑，用「積點」方法來寫，說只有用這種技法才可以把瀑布的形態和氣勢表現出來。尼亞瓜拉大瀑布的自然力量，對他是一個挑戰，變化萬千的水給畫面構成的自由度很大。

可能是長期住在西方的關係，也可能是秉性的緣故，靳杰強的思想較為包容。我問他有些現代畫家如王季遷把畫紙弄皺，再擦墨以長表現山石肌理，劉國松用「水拓」法表現山水雲氣，傅抱石洒礬水再加墨表現雨水、西方的 Jackson Pollock 用「滴彩」方法作畫。對於這些在傳統筆墨以外的手段，很多人不以為然。他同意無論筆墨、材料或技巧都有局限性，例如中國的墨色不及油畫的色彩光亮，而油畫的油彩則不能表現中國畫色彩的薄紗效果。所以自由採用某些手法作畫以補不足或豐富作品的內容是一件好事，但最重要的還是作品的內涵。

對中國水墨畫中的現代元素如飛機汽車，高樓大廈是否適宜入畫這問題，靳杰強也是持開放的態度。形象始終是傳達和表現作者內心世界的媒介。

靳杰強的畫作有紮實的基礎。他不求速成，老老實實一點一滴去繪畫他的浪濤，一筆一劃去皴擦他的山石。因為他明白藝術就像他熱愛的馬拉松賽跑一樣，路途是遙遠的，要到達終點需要耐力，不能一蹴而就。我期望他繼續努力，堅持下去，取得更大的成功。